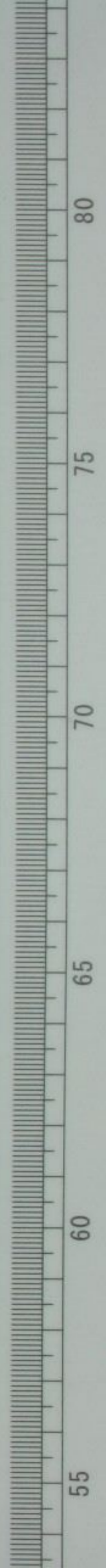




八田一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15



文庫11
D 263
15

後漢書卷之七十四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

業太傅禹之宗也父邛中興初以功封鄙侯

鄙音莫庚反

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

弟荆鳳

本或無荆

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

府

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五遷桂

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



010190558270

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
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
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

昨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

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

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
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脩身而已不能有
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
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

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
親臨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

夫人皇祖考銜鹿都尉回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

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
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

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

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况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復以况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出戰死上

甚哀父歆初以報仇逃東觀記曰歆守臯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閣

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後仕

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

入宮搜捕王白上歆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坐左遷為汲令宰官

又榮惡衣食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

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

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

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羣臣

臨江設祭脩塘道及壇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

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

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

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

歸焉元和二年轉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

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

田可萬頃傍多良田而堙廢莫脩禹為開水門通引

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

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

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

下食備音憊糗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 劉敞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字或云守當作常也 **功曹吏**

戴閏故太尉掾也 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

然後正其法 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

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 **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

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

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 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

關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 **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

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

奏歸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

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 育生也 **欲令重**

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

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

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 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

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邊密八音 **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

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

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

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

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

雨水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

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

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

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

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

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

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

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

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

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以

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

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銓人也銓故城今亳州臨煥縣也祖父宣為講

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

宣為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

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

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常

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

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

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

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

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

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

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

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

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

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

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

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以勉勸學者所

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以示人好惡政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

皆以意說不脩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

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

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

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

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

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

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僣故政僣莫若以忠二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僣音西志反史記僣或作薄○劉攽曰三世常道案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為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為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為代乃稍欲還正之遂誤為此字也

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

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

伐謂自相攻伐也

皆正

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

或久差可矯革

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

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寢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 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

為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

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

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

災異策免始自防也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北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

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蝨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防卒子衡當嗣讓

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

鄭今瀛州縣也音莫

建初二年舉孝

廉四遷五年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

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

賞寬也音示夜反

自後因

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

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

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

恕者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

而不行事見論語

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

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

讐言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

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

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

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

導教也醜類也又輕

侮之比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

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

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

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寔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

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

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

史游急就篇曰皋陶造獄

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

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

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

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

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

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禮記

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華即為異月令曰仲

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

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

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

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

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

策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

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於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六世祖剛

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

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亾命交趾隱於屠肆之

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

家苦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長大隨輩

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

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

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

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

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三公及尚書輒優之特勞來

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旬月拜尚書郎五

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

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

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

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

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

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倪天必有異

表倪音苦見反說文曰倪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倪天之妹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

譬夫之有女弟故求為之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

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

德德鈞政令猶汗往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

以十也

也反者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也臣職在拾遺憂深責

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

立為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

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

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臣以獻可

替否為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詩

美先人詢於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汙

事嘗與薪采者謀之也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

典刑訪於耆老而後行之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

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

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

稽管上以聞謝恩陳事請關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

京師官但言稽管言下稽管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

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

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明詔既許

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當令

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

謹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詩大雅也謹信也斯語詞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

者天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

前書

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

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

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

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彊仕

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

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

禮記曰四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

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權為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諫詩

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

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

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削也戾乖也

便利未明衆心不厭厭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

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

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

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

禁瞽無日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日之惟陛

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畱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

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

爵以建事

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

試以功典謨所美

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

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

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

是以臣竭

其忠君豐其寵

豐厚也

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

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蹟窮理

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

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

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

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

密勿

十有

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

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

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陳畱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勝茂堪

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

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為

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

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

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

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

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官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

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

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

二薨也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

素常遜言恭色遜簡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及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實帝崩固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懼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劉放曰大議不全案

文議當作義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冲質桓靈也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

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

陳蕃李咸竝為三司

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

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竝辟司徒
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
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
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
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
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
舊貧狹庇
蔭草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

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
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
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綴經殯位自終及塋漢興以

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

十五官箴

楊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
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
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
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
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其九箴亾

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駮增補十六
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
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
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
乃圖書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

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丞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絨奔奔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

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列位也

夫紆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紆曲也辭其艱則乖

義徇其節則失身徇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

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故昔人明慎

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

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劉攽曰注呈材效職案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

矣矣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

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以宴安為戒豈數公

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

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橈曲也易曰棟橈凶也

安曰公事自有私則非功曹所

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
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
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
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也

任城令

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
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

所在吏人畏而愛

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
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
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
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
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
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

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
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減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
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
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
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
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
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
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亦
詐也旣得生口當復安
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

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
以大臣與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
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大尉鄭弘
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
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
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
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
衍衍得禮之容閭閻忠正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
福君何由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

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
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
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
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
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
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
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
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
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

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

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

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

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續漢書曰安奏司隸請免官案罪竝寢不報憲景等

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

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殷高丹等皆賦斂吏人

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

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

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

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

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

左鹿蠡王阿佟徒冬反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

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

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

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

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

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

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
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
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
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
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
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
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
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
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鴻勳者也宜審其終以

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
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
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復圖更立
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
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
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
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
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
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

信不可去

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

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訐

計謂發揚人之惡

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

安終不移

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大倉令下獄死

憲竟立

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

鞬音九言反

後遂反

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

噫音醫又乙戒反鳴音一

故反歎傷之貌也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

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

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

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

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墓地道逢三書生問

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

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

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

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

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

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

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

大夫經明行修清潔憂國也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

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

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

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

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

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

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

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砂畫棺音義

云以珠砂畫之也珠與未同祕器棺也飯舍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舍

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

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

官隗字次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

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

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

後漢書卷七十五 袁氏列傳

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
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爲太子舍人和帝
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
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
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
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竝爲尚書
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
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

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

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

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

刑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

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

廷尉鞠遣歐音一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

已枯陛下垂澤以臣嘗在近密謂爲尚書郎識臣狀貌傷

臣眼目畱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

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

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歿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赦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況于反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郗鄆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

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世嘉會

因名

字焉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

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

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而貌省瘦為其垂

泣閔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慎勿宣露也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

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竝饗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

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卻矣

三卻謂卻錡卻擊卻至皆晉卿也各驕奢

為厲公所殺事見左傳

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

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

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

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

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

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

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

於土室

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救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襯尸於板牀之上

以五百擊為藏

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

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

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

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

忠棄官客會稽上虞

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一見太守王朗

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

曰忠乘船載笠蓋請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

後孫策破

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

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

師不應徵辟終於家

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

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 忠子祕為郡門

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

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

門間號曰七賢 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

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 封觀者有志節當

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

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

乃稱損而仕郡焉 謝承書曰觀字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 丞相陳平為高祖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

也 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 武帝末侯

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

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

郡即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

平攘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

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

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

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

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

乃絕○劉敞曰注曾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

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

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 乃情猶 引義雅

正可謂王臣之烈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

及其理楚獄未

嘗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

爾雅曰覃延也

子孫

之盛不亦宜乎

此論並華嶠之詞也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

敖父耳自楚降

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宣平侯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

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

東觀記曰充與

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息聚徒

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

小侯

解見明紀也

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

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為

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

憚

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

及肅宗即位擢酺為

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

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

悟曉也

上疏辭曰臣愚以經

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與郡班

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

城闕冀蒙畱恩託備冗官群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

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

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

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

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

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

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

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祖文翁與前太

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

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

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

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

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酺見之歎息

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

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

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

廉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

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閭閻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鱣字子元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竝

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

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賞賜殊特莫不

沾洽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

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

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

狠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

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

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

也刷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

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

黃色也漢官儀曰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

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

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

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

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憊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

也卷音以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

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

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

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

臨終之命曰顧命

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

臣賢案鄧夫人即穰侯鄧臺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

竇憲女壻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輔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和太伯母號和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

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

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

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

不過薄

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

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政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

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今劉攽曰案今禮記文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

議者為瓌遠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

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還封就國而已永元五

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

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

也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

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

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

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

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

斷金

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偃僂

勿露所敕偃僂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酺惶恐詣

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

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

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

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為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

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

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

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

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

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

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

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

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

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

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贈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

敕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

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 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

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

橐蓋廡施祭其下而已廡屋也 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

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 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

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

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

空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顏當之後也顏當

信之子 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稜

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

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

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

令上章 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

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

書令與僕射邳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

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曰

韓稜楚龍淵音太康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 邳壽

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反漢官儀椎成作鍛成時論者為

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

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

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

憲咸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

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

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與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

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諫太

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

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

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

交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

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

為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書曰司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稜在朝數

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

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

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

里以為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

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

時至趙相趙王良孫稜孫演順帝時為丹陽太守政

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演字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

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冀人大幸將立大

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後復徵拜司隸

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

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

爭立北單于事劉放曰案文多一及字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

尉掾徐齧深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去

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

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司徒

府故稱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救妻子若卒

遇飛禍無得殯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

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郎令擢為尚書令出為

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共縣

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歲餘復以為山陽太守所

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

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

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

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

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孝友

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

多聞蘊藏也匱匱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羲神農黃帝

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

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

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

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六平外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

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

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

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

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

後漢書卷七十五 周景列傳 二

後漢書卷七十五

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

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

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

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

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

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

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

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

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

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劉放曰

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二高鄉字東武

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

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

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甘陵

相也理即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

字嘉謀與忠子暉前為洛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

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

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

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

後漢書卷七十五

三

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

單盡也

惟德不忘延世承寵

孟侯經博侍言帝幙稜榮事君志同鷓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鷓之逐鳥雀也

後漢書卷之七十六

郭躬陳寵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

律

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

言小

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

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

十五卒

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

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

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

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

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

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

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也今彭專

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

祭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戟曰祭帝從躬議又有

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

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

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

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

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

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

罰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

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

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

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

皆施行著乎今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

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
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
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
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
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
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
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
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暉音質
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
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
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
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姦黨殄
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宜
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
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
子賀當嗣爵讓與小第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
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

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許其反少明

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

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

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

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劉放曰案卜葬及何闕醫事明行

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也每入官舍輒更

繕脩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

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

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

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亾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夫不

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

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已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為推已亾命得

減為貪情也貪與探同也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浚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浚音尸交反曾

祖父咸咸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

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

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徙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

已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即乞骸骨

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

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

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

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眾神之各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

於戌故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

用戌日也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

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

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

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

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

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

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

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

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

重寵為昱撰辭訟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

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

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

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

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青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

誤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

惟以正道理衆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

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

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

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

弘崇晏晏晏晏温和也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

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

痛笞即撻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

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

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

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

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

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

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

涕三月不聞笞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

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

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

終身不出見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

克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

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

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鈗鑽諸

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鈗持也說文曰鈗鐵鉞也其炎反鉞音陟葉反鑽臍刑謂鑽去其臍骨也

鑽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

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

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是時帝始

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

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

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

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

卦駢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

鳥扇也芸香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

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為正周以為

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為正而周以為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

雉雒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二陽爻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

皆動始萌牙地以為正殷以為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雒雞乳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

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十

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為正夏以為歲首也月令孟

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三微成著以通三

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

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

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

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

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

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

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

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

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

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

之所定也○劉敞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

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

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

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

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

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

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

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

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

曰立功立事 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

可以永年 斷獄敬承天意 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奉順三微也

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 聖功美業不

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

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

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 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案竇后紀

及憲傳並云竇憲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 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

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

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

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

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

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

之故幾微言微細也 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

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

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

以為腹心鐔音徒南反 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

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維縣南也 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

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

下多死亾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

卽勅縣盡收歛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

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

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馬相也東平相應

順東平王蒼孫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

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

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

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此少

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南刑者除之鈎猶動也前書曰鈎

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臣聞禮

儀有三千也故南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

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

之名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南刑者千九

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

罪春秋保軋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

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

後漢書卷之六 東觀漢記

校得其姦賊鈎音工候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也

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

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

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

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

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

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

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

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

宮刑名也或云牴刑也音奇敗反作審室畜火如蠶
室說文曰牴駮牛也駮音繒漢舊儀注曰少府若廬
獄有蠶也

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謂狂

而易也 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

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

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

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

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

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

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

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

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曰

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

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

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

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陛下桀紂之主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

也上笑不之罪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盎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

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

正大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

法度之正不得入焉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

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

耐祭

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列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

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

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

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雉懼而修德位以永年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

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

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

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隙視文隙即穴也也史記扁

鵠曰若以管窺天以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

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

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

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

蕪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筵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輪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餞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江京

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

生摺紳先生論

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懣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

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摺紳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頗遭

元二之危元二解見鄧騰傳百姓流亾盜賊竝起郡縣更相

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

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篴是以明者慎微

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誑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勅不善之

也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

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

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盜在其猶穿窬之盜乎疆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

成羣必生大姦故亾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

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而頃者以

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

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

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說文曰跼小步

也言跼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

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迫也或出私財以

償所亾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

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攘冠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劉攽

曰案文勢為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連字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

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

舊科以防來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

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尉貶

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

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

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項季夏大

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寒

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

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

有讜言以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

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

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

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

放曰案文祝當作役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

制約儉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為故事光武皇帝絕

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

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

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

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

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

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經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

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莪長大貌也我蘿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罄盡也瓶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恥言已不得終竟

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

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

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

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

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

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

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解具明紀也大臣終喪成

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

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

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

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

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

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為僕射

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

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

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

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

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

臣司狃恩莫以為負狃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狃注云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

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

極凶凶并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

盆溢交豫蝗蝻滋生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

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行柚

將空行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行柚其空也臣聞洪範五事一曰

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

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

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

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其陵

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駟並也然臣

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

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謹

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時徵役

無度儲積也時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

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

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

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

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

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

為一拜而媯受毆刀之誅

韓媯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

使媯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媯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

銜之後媯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媯死也

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軌

剛之位

天元猶軌元也易曰大哉軌元也

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

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

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問

已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自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

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

唯明主能知之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

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依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

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

馬博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

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

成帝舅王

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為丞相論議不能平風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

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

若國政一由帝命主事每決

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

止

霽亦止也

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

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

切責也

忠以

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

在輿為下御坐為起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

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事

出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

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

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

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冗見

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

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異

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

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災

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

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徒乖宋景之誠

今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

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

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

下防威福置方負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斤為

鈞四鈞為石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陳忠傳
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又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

○劉敞曰案文不當作下謂臣下之僭寵也然陳寵無正僭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

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

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齒躬斷以情忠用

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疆盜發貶黜施于孫子

且公且卿施延也音

如十四年十二月十日

成奏之及帝立后棘林操冀隨與奏忠等罪嚴當世
甄厥庸華守關固年執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共
持持於太后農米蕭顯帝之為太子氣也請公曰來

後漢書卷之七十七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

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

口辯而涉獵書傳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

春秋多所窺覽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超

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

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

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傅介子北地人

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平華嶠書作久事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

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

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

曰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

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

除超為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坐

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

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

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以為能遣

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藍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

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

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曹輩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

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
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
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
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
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
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
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

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東觀記曰
斬得匈奴

節使屋賴帶副使
比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

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
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
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
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

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

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婁羌西與姑墨接

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

鄯善傍南山西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波而匈奴

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

上音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

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駟說文馬

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

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

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

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

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居延

城去長安七十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

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

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

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

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

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

口辨之中

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

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

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

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

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

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

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

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

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弁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

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

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

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

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

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

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

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里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臣平諸

國臣猶遂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

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

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

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

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

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為鄧支所殺張

騫武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

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

鈇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鈍兮鈇刀為鈇楚詞曰捐棄大阿寶鈇刀兮前

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

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右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今西域諸

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

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

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

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

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

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為名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

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

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曰是錯曰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

比敦煌鄯善間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

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

千三百五十里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

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

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

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

臣寬再拜上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勲功也左氏傳曰

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

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

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

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

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

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

疆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

以公主

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

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

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

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

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

牛羊七千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

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

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

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

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重也其貌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為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以徐

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

昆彌以下錦帛

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

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

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

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

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

三至之說恐見疑於當時矣

三至解見寇榮傳遂去其妻帝

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
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
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
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
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疚病也
卹憂也
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
詩云禮儀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快意
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
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

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
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

啖以利啖
與啖同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

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
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
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
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
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
作頓中續漢及華
嶠書並作損中本或
作植未知孰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
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

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

供音居用反
張音竹亮反

酒行乃叱吏縛

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

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

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

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

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

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

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

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

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

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

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曰符拔
形似麟而無角

因求漢

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

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

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

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

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

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

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死首以示
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
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
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
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
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
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
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
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

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

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豪事

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

支奉牛酒迎超鞬音九言反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

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

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

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

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

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

超更從他道厲度

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

七月晦到焉

者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

○劉放曰案文正當作止

廣出不意

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或為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

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懼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

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

超遂踰葱嶺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絕而過也其處在皮山

國以西屬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

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

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讐致猶至也蠲除也司馬

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

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

縣南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

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

丘北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

曰正丘首丘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同在中

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

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也臣超大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

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

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

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

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

百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

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及

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

書請昭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

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

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

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

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

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

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

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

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

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

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

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

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

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

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踰謂妾竊

黠布曰何苦而反

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

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劉敞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亦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皆云周禮國中

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

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

為超求哀旬超餘年也旬乞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

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

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

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

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

詩云民亦勞止汙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也汙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

然後乃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

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

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

母衛姬先請之貸

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

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

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

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

曾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

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賙甚厚子

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劉放曰

有戊校尉多巳字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

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

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

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

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

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

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

曰我以班君富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

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

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

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

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

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

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後漢書卷三十一 班固傳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
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
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
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
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
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
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
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

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通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
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
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
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
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
祖故言廟策也乃命

虎臣出征西役

毛詩曰進厥虎
臣闕如虓虎

故匈奴遠遁邊境得

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
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
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

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

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

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

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

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

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撫其心。

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鄧顯廷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

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

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

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以勇爲軍司馬故以將言將音子亮反

後漢書卷三十一 地理志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爲患微矣。○劉敞曰：索文此句多一必字。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

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

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
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
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
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
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
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
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
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
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

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就

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

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

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

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

且音子
余反

於是

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
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
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
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

後漢書卷三十三 瑒身傳
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
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
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
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
敦煌張掖酒泉因發
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
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
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
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
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徼

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懂字伯威

懂音勤

北地弋居人也

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

父

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
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
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
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懂除爲郎中懂
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
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
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懂將河

後漢書卷三十三 耿种傳
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懂旣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

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

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懂，禧

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

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爲諸軍援。懂

至張掖，日勒

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州刪丹縣東南。

羌諸種萬餘

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

武

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州張掖郡西北也。

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

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並慰譬遣還

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

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

美陽縣名

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

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

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

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

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

事中郎將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

郡兵二萬餘人

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又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

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

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鞬日逐王破之單

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

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

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

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

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

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

曼柏縣名屬五原郡

暴疾不

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

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

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

于師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

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啟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

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葱嶺雪山

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艱咫尺言不以爲遠也

大懂亦抗憤勇乃負

荷

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之士無愧其人也

言載養三千餘輩早誦聖並休短詣早對木早誦
獸爲時史中丞烈匡赫赫攝大匠農又五軍朝致貴
八八五十五善爲淑容贊拜遇中音運古古咏詩六

後漢書卷之七十八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

竒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

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

記以爲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竒之

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

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

之獄徙者萬數人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

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

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諱

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

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

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收斂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

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

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躬自菲薄廣訪失得

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

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

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

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

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元帝

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饒

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于泰遠且南方

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

暑濕瘴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

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

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

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

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

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

以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人饑餓乃

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

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鱉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

則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

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

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襄公作三軍昭公

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

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置

也宜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

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

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專學者得成其業而章

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

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

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

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貫出乃得與於白虎觀

後漢書卷之六 楊綰傳 三
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后兄

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

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

而誅事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

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

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

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

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

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莛焉履小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也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

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

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

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子廖

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

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徽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

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也鑒念前世

後漢書卷之六 易冬傳 四

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

後坐縣書誹謗縣音懸廖以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

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充益部

者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箴其憤也帝東

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

十五章奏上詔貫遠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

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袁山松書

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十五置太尉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

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

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

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

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

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末問其

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

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

注云無所不至謂語法邪媚無所不為也孟子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

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已自責不責人也

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

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

鄉里卒于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

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湔故城在今雒縣

前湔音子由反

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筭以

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

遇赦還任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

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

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

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

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

當應之

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各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

也酺受恩接慢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

移病謂作

文移而稱病也

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

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

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

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踈其君時不可也臣

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

天履地

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

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

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

改更社稷

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為殺害帝

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豈

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

為孤豚豈可得哉

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欲為孤積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

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

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

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

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

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訾訾更相佐附

詩小雅曰翁翁訾訾亦孔

之哀毛傳曰翁翁然患其上訾訾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翁翁訾訾莫供職也訾音將徒反訛與訾古字通

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

韓詩外傳

曰無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虎傳翼也

故孔子曰吐珠

於澤誰能不舍

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舍

論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已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舍取以為已寶也吐猶出也

老子

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

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

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

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

惡之大也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

文帝常欲作露

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遂或

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

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

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

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

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

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

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

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

岍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

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

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

孟子曰公卿大夫

禮智信天爵也

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

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

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

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

郡界○劉敞曰案文徙當作從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眾幾盡威

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

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十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所匡

正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與濟之本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

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

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宣明

質樸以延四百質樸以延四百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

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

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

卒於家益都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

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答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援神鉤命解

詁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詁音古初酺之為大匠上言

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

之事酺之此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

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

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

梁傳故言此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

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

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

華嶠書曰華仲

少給事郡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

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注

乃如此耶因此遂絕也

朗真不子

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

之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各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劉敞曰注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案吏當為史總言掾史皆吏別而言之不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每奉同上計有史有掾也

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大將軍梁冀

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皇后

紀 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劄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

陵蠻復寇亂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

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焦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典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駿犀方具奉勤設方略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

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

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

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

諫曰不可狄固貪恠王又啟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漢立飛燕成帝胤嗣

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

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

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

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

駢三十篇數十萬言諸公多薦舉會病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

字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劉攽曰注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日字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

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

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

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

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

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讐敵若烏桓被發則鮮

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

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

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

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

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犯亂之罪爲輕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持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

忍安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

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忽召

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 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書鼂錯

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為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為 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

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由無計 夫刑罰威獄以類

天之震耀殺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

左傳鄭大夫游吉之語 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

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

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

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

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

道藝者功謂有大勲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賓謂二王後 若乃小大

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實蔡必 此為

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

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

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

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

舊儀有常侍曹二十，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

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複，重音定，容反。又集駁議三十篇

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

觀記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

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緊

自謂必合道衷。緊音烏，衣反。緊猶是也。心焉憤邑，聊以藉手。藉音

反自夜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

石緹縞十重夫觀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

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

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

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

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

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

齊七日端冕之衣鬻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金十襲

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

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

彌謹旃之也縞音襲緹赤色縞也楚詞曰襲英衣今

緹縞謂鮮明之衣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

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

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匱杜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字通

是用敢露頑才廁

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

增闡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

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

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嘆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

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

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

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

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文集解漢書皆傳于

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瑒並以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瑒字季瑜司空

弟瑒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中興初有應姬者生

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

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豐江夏太守壘生彬武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

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刑章文坐繫洛陽

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

厚恩愍舅光寃結前者溫教許為平議雖未下吏斷

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踴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

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止

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

書葬不成乎弑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

加弑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

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

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其君趙盾曰

天乎無辜吾不弑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殺爾君

而不討賊此非弑君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

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

同譬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斯蓋謂大小竄隆醜美之形至

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

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

也譖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

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謂遵依常轍無所規求也

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

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

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

胃以絕咽喉豈可為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

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

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

感葦天應枯旱

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

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

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光之所坐情既可

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

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為之兩觀謂闕也傷和致災為

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

天恩豈有寃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

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

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

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間門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

少高大門問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子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和

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諳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

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

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

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是時大

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悟諳與尚

書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

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為河

南君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

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

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

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

不知郡縣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

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

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

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

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前書曰齊桓公

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帝曰昔朱雲廷折欄

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

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

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

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修拜五官中郎將

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

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

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

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

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

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

媾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

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

其朋孺子其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

朋慎其往此無禮以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傳曰宋

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

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

後漢書卷之六

後漢書卷三十一 李延壽傳
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此虜也 武帝與幸
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

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 李延年中山人

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臥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被誅 夫愛之則不覺其

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

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 甄明也 善人同處則

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

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邪臣惑

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

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

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 事見逸人傳 夫以

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

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

諛之人納審審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

善日熙 熙廣也 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

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

馬令亦稱善士

謝承書曰與字驥

徐璆字孟玉

璆音仇

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

名於邊

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博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

雄常有壯志

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

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

稱揚後進惟恐不及

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

陽太守因執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

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

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

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

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

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

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

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

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以上

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

龔勝

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為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為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術不敢逼

術死軍破，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

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授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計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上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

趙溫謂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

節，拜曹操為丞相，操以相讓瑆，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信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勅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廷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已也。左氏傳：孔子曰：辭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

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

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據叙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二應克聰亦表汝

